

# 星期天夜光杯

新民晚报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6月7日 星期日 第835期 |

| 首席编辑:吴南瑶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up@xmwb.com.cn

9

2020年4月15日,《人生海海》的图书出版方透露:上市不到一年,《人生海海》已经迈过了100万册大关,成为纯文学里少有的超级畅销书。

莫言读完《人生海海》后,兴奋地给麦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“在这本书里,麦家和过去作别,回到童年,去了故乡,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庄。小说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能把不存在的人物写得仿佛是我们的朋友。在茫茫人海中,也许永远找不到上校这样的人,但我们总是希望遇到这样的人,这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。”

《人生海海》算是麦家长篇小说里最厚的书,因为叙述内敛,信息密集,不断转换叙述视角,叙事上的互为“镜像”造成的效果,让我连着慢读了三天。之后,我和麦家,完成了这个采访。

## 1 “人生海海”背后的伤口

“故乡”和“父亲”是解读麦家《人生海海》的一把钥匙。人老了,就想家。麦家通过这本书的写作,一个人回到故乡,看看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和朋友。少年离家老大回,昔日故乡早已是“他乡”。

1964年,麦家出生在浙江省富阳市大源镇蒋家村。麦家小时候家境不错,没有像当时很多农村家庭经济困难,吃不饱饭。他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人格尊严,与精神和内心有关。他成长的年代,那是一个讲政治成分和阶级的时代,把人划成两个阶级:革命和反革命;分成两种颜色:红色和黑色。黑色又细分为五类,即“地富反坏右”,俗称黑五类。这黑五类中,麦家一家占了两类:右派和地主。

一个下雪天,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,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,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,起身想去关窗户,老师问我是不是冷,我说是的。老师就嘲笑我说: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。”

被人欺负了,却没有得到父亲的保护,有一次反而被胆小怕事的父亲打歪了鼻子。麦家很生气,从此怨恨父亲,人变得越来越沉默了,母亲说他成了“洞里猫”,整日一个人窝在角落,不说话也不爱出门。即使出门,也是低头,像是犯错了一样,挨着墙根走路,觉得自己是“异类”,也不再与其他同龄人玩耍。

麦家回忆童年时说:“小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,被同学歧视,交不到朋友,我很孤独,写日记是我唯一与人交流的通道。日记本是我仅有的朋友,也是孤独的身影。”

1977年,国家恢复了高考,高中和大学开始恢复正常化。1981年,麦家高中毕业。他读的学校高中就两个班,98名同学里头,最后考上高中的只有5个人。麦家正是其中一个。

1981年8月28日,考上了解放军工程学院的麦家穿着军装,坐上了汽车,和另外60多个浙江籍的大学新生,离乡到了福建。故乡和父亲,还有送他的母亲,都被汽车扔在了身后。后来,在学校里,内向的麦家通过阅读,走上了文学的道路。模仿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,他写了小说处女作《私人笔记本》,同年第五期,麦家又发表中篇小说《人生百慕大》,三年后,麦家凭借着这两篇小说,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在毕业前夕,同学都准备离校,他却着手结合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,变成了一部《解密》。那也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。



■ 麦家与父母合影

## 2 父亲重新赋予写作的动力

在《人生海海》结尾,麦家写道:“人活一世,总要经历很多事,有些事情像空气,随风飘散,不留痕迹;有些事情像水印子,留得了一时却留不久;而有些事情则像木刻,刻上去了,不会消失。我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事,像烙铁烙穿肉,伤到筋的疤,不但消不去,还会在阴雨天隐隐疼。”

与父亲和故乡的关系,是《人生海海》创作的动力。

“从14岁开始,连续17年没有和父亲说过话,当年去参军也是为了避开他,写信回家开头永远是‘母亲,你好’。”

1993年,麦家结婚,带着在南京认识的新婚妻子回浙江富阳老家,才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声爹。后来,又过了很多年,麦家回家过年。在父亲房间,他意外发现,最显眼的地方,整齐地放着他出版的书。此时,父亲已经变得苍老了。

1997年,麦家离开军营,转业到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当编剧。2008年3月,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邀请麦家回母校工作。当麦家的档案被提走,调离成都的各项手续办理结束,“汶川地震”发生了。麦家和阿来、杨红樱发起募捐,赶去灾区救援前线。在前往地震现场的路上,麦家遇到许多哭泣的老年人——有的抱着年幼的孩子,有的抱着自己坍塌的房屋碎片……这些哭泣的眼泪,让麦家不可抑制地想起远在浙江老家的父母。

生命中的伤口、疼痛与记忆,忍不住的思念,交织在一起,麦家心里的脆弱与柔情,突然被唤醒,在地震现场,他决定不去北京了,回老家浙江,离家近一点,照顾父母。很快,麦家找机会调回了杭州,成为杭州市文联的专业作家,租了房子,举家搬回了杭州。但他发现自己的行动晚了。

81岁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,已经认不出儿子了。父亲说话,前后不搭,没有逻辑,这让麦家感到痛苦:父亲已经忘记了他,直到死,没有和他清醒地交谈过。

“我和父亲,应该和解时并没有和解。等我想和解时,父亲已经老了,病人膏肓,不需要和解了。这是很狼狈的事。”

在电视剧《暗算》和电影《风声》走红后,麦家被影视圈捧为“谍战之父”,出版商、制片人纷纷抱着钱找上门,约他的新作品。“从2009年到2011年,三年时间,我写了一百多集的电视剧,还有两部分上下卷的长篇小说,累计字数将近三百万。我变得超级自信,牛气冲天。可是这不是真的

我。结果可想而知,数量上去了,但是质量下来了,几部作品都乏善可陈,甚至出现了很多恶评。”

人生和生命重要转折,需要一些外力和契机。

2011年9月底的一天,麦家父亲去世了。

“那天晚上九点多钟我突然接到电话,说父亲病重,可能要走。但是我只在父亲身边待了两个小时就走了。为什么?一个是我觉得父亲可能不会走,另一个是我当时正在赶一部小说,稿子前半部分已经在杂志上发表,下半部他们在等米下锅,十月一日前必须交稿,我只剩一天半时间。我心里对父亲默默地说,给我一天时间,等我交了稿再来安心陪你。但父亲没坚持一天,他只坚持了两个小时。父亲已经病了好几年,我也做了好几年的准备要给父亲送终,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刻,我最应该陪的一刻……却没有陪在身边。”

这成了麦家此生最大遗憾。

“我觉得父亲是有意让我放空的,他就是要给我这个难题,好让我去痛思、痛改。真的是很难堪,杂志社尽了最大的人道给我宽限了十天,但那个是什么样的日子,哪是写稿的时间?”

几千字写得我肝肠寸断!我在灵堂上守着父亲的遗体写,在亲人不绝于耳的哭声当中写,在荒诞和绝望中写……这是我对我写作这件事的嘲弄和惩罚!我想这一定是父亲安排的,只有一个上了天的人,他才有这么大的本事,可以这么极端又贴切地羞辱我、教训我。”

麦家在父亲去世的床上睡了半年,陪母亲度过最难熬的日子,直到最后母亲把床拆了,赶他回自己的家,照顾妻儿。

父亲走后,麦家整整一年没打开电脑,直到第二年父亲的祭日,第一次打开电脑,给父亲写了一封信。有三年的时间,麦家没有恢复写作,只是偶尔写点读书笔记。

“我完全做好了不写作的准备。因为写作,我被卷进了滚滚红尘中,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诱惑。我不要过这种生活。我要清空身上的‘垃圾’。”

麦家 我们终将要和岁月和解

◆  
张英

3

## 《致儿子信》背后

麦家写的《致父亲信》公开发表以后,看哭了很多,两年后,麦家受邀上了《朗读者》节目,朗读写给即将出国留学的儿子麦恩的一封信《致儿子信》。

在麦恩的成长过程中,麦家也打过儿子。初二时,麦恩突然将自己封闭了起来,不愿意再去学校。整整三年时间里,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以打游戏、上网为生,除了吃饭、上厕所,几乎不离开房间,房门一关就是三年。

在和儿子麦恩对抗的那段时间,麦家发现儿子才几天不理他,就难以忍受。这么多年里,父亲是怎么过来的?

为了不重演自己与父亲之间的矛盾,麦家选择陪伴孩子,一起走过青春叛逆期的这段孤独。他说:“年轻人,或者说青春期就是一个危险,可以上天也可以入地,可以是一把刀也可以是一朵鲜花。我们作为长辈,只有一种选择,就是帮助他变成一朵花,抹平尖刃的地方。帮助他度过最摇摆不定、定时炸弹的这样一个阶段。”

2015年,麦恩18周岁时,麦家鼓励儿子筹备一个成人礼。麦恩想发起慈善义卖,公开拍卖阿来、贾平凹、麦家、苏童等作家的签名书,所得款项全部捐给“5·12”地震灾区。

听到儿子的这个计划,麦家很支持,给了孩子莫言、贾平凹等作家的联系方式。为了获得作家们的赠书,麦恩写去信件“求书”,请他们在书上签名,然后把书放在一个平台上做义卖。莫言爽快地寄来了签名书,希望他能“卖个好价钱”,还在回信中说:“很欣赏你的行动。”

麦家的耐心和守护终于有了回报。三年过去,麦恩在网上浏览同学动态,看到过去的同学开始考大学,麦恩开始恶补英语,学习画画。有一天,麦恩打开了房门,告诉父亲:“我被美国的一所大学录取了。”麦家开始不敢相信,直到收到了费城艺术大学的录取信,才喜出望外。

2016年8月,麦恩即将出国求学。在离家前的晚上,麦家百感交集,翻看儿子小时候的照片,最后给儿子写了一封信,和2000美元的生活费一起放到儿子行李箱里。

第二天,看了信的儿子,给麦家手机短信发了两个流泪的表情。这一刻,父子终于和解。

2017年3月,麦家征得儿子同意后,带着这封家书走上央视的《朗读者》节目。后来,这封家书被誉为“2017年最美的家书”。

“一定意义上来说,我是一个失去父爱的人。我在扮演父亲的时候,也没有太称职。每个孩子与父母冷战的时候,都会深深刺伤父母的心。也许父亲从未当面夸过你,但他一直在心里把你当成骄傲;也许母亲经常责备你,但她只是怕你受伤,担心你走弯路。”

如果有的人没有以你期待的方式来爱你,这只能说明他们还不够懂你,却不能证明他们不够爱你。可惜这个道理,我们总是明白得太晚。人成熟的标志,就是学会和父母和解。”